

鮮花美食話古今

古往今來，許多名人不僅在賞花之俏麗，而且要品花之滋味，還為人們留下了不少趣聞軼事。

晉代陶淵明愛菊如寶，民間奉他為「九月花神」。相傳，有一次陶淵明因九月九日沒有酒賞重陽，枯坐在宅邊菊花叢中，並採了一大把菊花，忽然望見白衣人到，乃是江州刺史王弘送酒來了，即便欣然酌酒，並以菊花烹製下酒菜餚。足見他愛花食花的閑情逸致。

詩人杜甫不僅詠花詩多，更喜歡食花，尤其是對槐花鮮食獨有情鍾。每逢春季他就專門採撷槐花食之。春天中的那一串串、一簇簇晶瑩的槐花，如雪似玉，噴香宜人，惹得杜甫與文人墨客常以此作抗老延衰的食療佳品。杜甫在喜食鮮花的同時，還以槐花的嫩葉作為一道佳蔬，杜甫在詩中曾寫道：「青青高槐葉，採掇付中廚」。

唐代詩人李商隱青年時代曾患黃腫和陽痿病，後食玉米花粉而愈。李曾有介紹玉米花粉的詩句：「借問健身何物好，無心搖落玉花黃」（載於《今古秘苑》）。他的詩句多麼雋美，他當然不可能用現代營養學家的語言，說花粉「具有提高人體免疫功能、調整代謝、延緩衰老等，有利於人體健康的良好作用」，可食用的花粉種類紛繁，野生植物、園藝植物皆宜，梅、菊、芙蓉、木槿、百合、茉莉、南瓜花都是美食用料。

詩人蘇東坡也愛用松花做食品，如《酒小史》中載，蘇東坡守定州時於曲陽得松花釀酒，還作了《松醪賦》。他把松花、槐花和杏花入飯共煮，密封幾日後得酒，並揮毫歌詠道：「一斤松花不可少，八兩蒲黃切妙炒。槐花杏花各五錢，兩斤白蜜一起搗。吃也好，浴也好，紅白容顏直到老。」正因為松花有保健美容功能，故在宋代被作為貢品。蘇東坡還對餐菊情有獨鍾。他寫道：「常食杞菊，夏及五月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食不已。」宣稱「吾以杞為

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食菊之好盡在字裡行間。

南宋詩人陸游，也是一位不亞於蘇東坡的業餘烹調家。在他的詩詞中，詠嘆菜餚飲食的足有上百首，寫花饌的也不少，他在《觀蔬園》說：「荪芥可茁，芹花可羹。」「蓴生齋鉢富」、「韭生客盤新」；「惟齊天所賜，青青被陵岡。」草花、韭花、薺花都是他愛吃的花饌。他說「肉食從來意自疑」，而吃花菜倒是對身體有益。

一次，清代詩人袁枚應邀去友人家做客。席間，友人忽問袁枚有沒有吃過他親手烹製的豆腐，袁枚說沒有。不多時，友人端出一碗豆腐，紅白相間，仿如雪霽之霞，不僅色彩艷麗，且食之清嫩鮮美，餘香盈口。袁枚大喜，遂懇求友人將烹飪方法教他。友人道此菜叫「雪霞羹」，採芙蓉花、去蕊、蒂，湯焯之，同豆腐煮，融自然美色於一盤，未及學筷，已覺詩意盎然。從此，袁枚也成了地道的「食花客」。他春天製藤花餅、玉蘭餅，夏天炙蓮瓢食荷花，秋天蒸菊花栗子糕，冬天做臘梅薺菜羹……天長日久，他攝入豐富的花粉和各種維生素等養分，因此出現「八十精神勝少年」的奇跡。

清人朱彝尊《食憲鴻秘·餐芳譜》中說：「凡諸花及苗及葉及根與諸野菜佳品甚繁……製須得法，或烹或燂或炙或醃或炸不一」，書中還列舉了不少花饌的製法。

郭沫若愛吃野菜，也愛吃花，入夏以後，木槿花開，這時鍋內加好清湯，下精鹽、味精、香油，湯開後放下木槿花，味道異常鮮美。郭氏每喝此湯總讚不絕口。據說，國畫大師張大千曾與家中的廚師合製「蘭花鵝肝羹」，成為「大風堂食譜」中的名菜佳餚。

作家梁實秋喜歡專門約請餅舖為其精心製造的玫瑰花餅和紫藤花餅。文史作家鄭逸梅特別喜歡吃用南瓜花等花卉烹調的具有田園風味特色菜餚。當代作家汪曾祺在散文《泰山片石》中說到他在泰山中溪賓館餐餐有野菜吃，其中有油炸木槿花，即整朵油炸後花形不變，一朵朵開在盤裡，吃起來酥酥好玩。

美國有一個電視節目叫《陰陽魔界》（Twilight zone）。其中一次講世界末日來臨，祇有一個人倖存，因為他在很深的地下書庫中看書。可是，最恐怖的事接著發生了，他的眼鏡跌碎成片片。

這個故事讓我驚慌不已，成了我的惡夢。因為我是個離不開書的人。隨時隨地，書一翻開，我都能投入書中的世界。讀書，讓我多活了好幾輩子。一個熟人對我擠在公共汽車裡面站著看書，十分驚訝。他說，那樣的地方怎麼能看書，又擁擠又搖晃。是啊，他說的都对。但是如果不看書，我就加倍感受到那份你推我搡的痛苦。當然也因為如此，我可憐的眼睛散光加近視。

雖然我哪裡都可以看書，但是我喜歡的還是躺在床上看書。床，真是可愛的地方。古希臘人宴會時喜歡躺在卧榻上，吃著美食、喝著美酒聊天。講究的更在卧榻上鋪滿玫瑰花瓣。太可惜了，這麼美好的習俗竟沒能推廣流傳。

每天晚上不在床上看書我不能入睡，而且我喜歡從這本讀到那本，所以我總是帶上幾本書放在床頭。今天幾本，昨天幾本，前天幾本，累積下來相當可觀。

古人有詩云：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鋪。而我呢，則是：讀書之樂樂何如，書滿枕前床不鋪。

我愛卧讀

每人有每人的藥

讀到報上專欄人的名句：「威士忌是我的藥！」瞿然大驚。這標題於我就是詩。若再構思上句或下句，想可傳世。當然，那朋友這句話，是他的「威士忌頌」，因為此酒專醫他生理上的病或心理上的痛，祇欠未曾叫出：威士忌是我的愛。

「是我們的愛！」則可用於每個週五「為食敢死隊」諸友的聚會上，人未齊，各類威士忌，由十二年至十八年不等，從黑啤、綠啤到藍啤，端視誰更闊綽，攜來佳釀。座中麥克最近有電視劇佳作，則無疑是「演戲就是我的藥！」久違了這位志群劇社的老將，眾威士忌老友都說：今晚記得收看老麥精湛的演技。

威士忌派中還有另一位要用他藥來治病的F君，他的口號是：「跑馬就是我的藥！」這位直言最能揭穿賽馬陰暗面的賽馬投注者，他拒絕用馬迷來稱呼自己，每個跑馬日，活力先生指出：「就是他按提款機提款的日子。也因此，借賽馬洞悉世情，且每次盈餘，撥出巨款宴「為食敢食隊」諸友吃喝，誠城中美談也。

在威士忌作為精神藥的眾老友中，祇有一人例外：啤啤才是我的藥——L君的冰凍啤啤，一年四季，不能或缺。他的名句：講了三個小時的課，一下課，飛車到大學會所，先灌兩杯冰凍生啤，方能止渴！

勿忘網絡文學的不足

最近，內地關於網絡文學的新聞不斷。先是看到著名作家王蒙成為盛大文學的「文學顧問」，並題詞寄語網絡文學「文以清心，網更動人」，看好網絡文學發展的前景。有省的省作協鼓勵青年作家參與網絡文學的創作，並降低門檻盛情邀請網絡作家能夠融入組織中來。還有的回顧網絡文學十年歷史，當年那些在網絡文學大潮中的「弄潮兒」，已經有了為網絡文學證明的歷史意義……

對於網絡文學，不少評論者認為，自由、靈活、獨立、非功利性的寫作是它的一個突出的特點。但是，網絡文學所推崇的這種寫作理念，恐怕仍是一種理想預期，因為，網絡文學的生存條件和它賴以發展的商業化的網絡運營模式和基礎，使它受到了商業化的影響和限制。從網絡文學中發展起來的網絡文學作家、寫手，有一些已經投身網絡閱讀收費網站，成了簽約作家，他們寫作的目的、內容、題材，必然會受到這些商業網站的制約和限制，實際上目前網絡文學中的玄幻和武俠能夠走紅，與此限定有很大關係。還有，網絡文學一味追求所謂「點擊率」，以「點擊率」論作品成敗，「點擊率」已經成為網絡作品商業收益的標準……無疑，這樣的網絡文學已經帶有了明顯商業化的色彩，這實際上是一種被限定了的功利目的的反應，與作家追求的獨創性和個性化，保持作家精神上的自由這個文學創作的本質是相左的，而文學創作一旦被束縛和限制在這樣一個有限的功利目的之中，作家就會失去為完成傑作所需要的活動範圍和揮毫餘地，是不會或者很難產生出真正的文學的。

無論誰是讀者，還是一些作家、批評家，或者一些網絡文學的作家、寫手，都曾指出過網絡文學的「浮躁」病症問題。網絡文學一開始便處在這樣一個浮躁的時代，充滿喧囂的商業消費文化，紛繁多變的多元價值觀念，流行時尚，構成了網絡文學的生存環境和文化情境。「點擊率」、「炒作」、「出名」、「名利」、「慾望」與網絡文學如影隨形。這種外在環境決定了一些網絡文學作家、寫手的寫作心態。他們所追求的網絡寫作往往是急功近利，獲得點擊率，贏得不錯的商業收益，以至得到紙質文學的認同，獲得出版市場。的確，在今天這個變形的更廣闊的世界中，世界似乎已經失去了創造寧靜的本領，文學越來越難以找到它的寧靜的聖壇……因此，一個作家、寫

名人故居

名人故居，向來是遊人青睞的地方。

譬如歐洲。到法國巴黎，就想去看看梵·高筆下的《夜晚露天咖啡店》，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和與他聲名同樣響亮的情人波伏瓦經常光顧這家離住所不遠的咖啡館。意大利的古跡雖俯拾即是，若到了佛羅倫薩，但丁故居肯定是要去的。到英國劍橋大學，牛頓的故居肯定不會放過。那麼，這些世界頂尖級的名人故居，現在都是什麼樣子？

德佛羅咖啡館。這家名播歐洲的咖啡館現在還在經營，它位於一條熱鬧大街的十字路口旁，有一個玻璃門棚。門棚中的座位最搶手，因為在那裡抬頭可見藍天白雲，低頭可見街邊小景。樓上還有一間約二三十平方的小房間，薩特在創作的黃金時期，幾乎每天都光顧

這裡，寫下許多名著，跟波伏瓦約會。他有固定的座位，裡邊靠窗的那個。現在，一如當年的模樣，祇是桌上多了一塊極不顯眼的銘牌——「薩特曾在此座位上寫作」。這個座位，全巴黎的人都知道，很少有空的時候。

牛頓故居。其實就是當年他在劍橋大學讀書時的宿舍，推窗可見一棟蘋果樹，據說它就是砸在牛頓頭上那個著名蘋果繁衍的後代。牛頓住過的宿舍，現在還是學生宿舍，惟一不同的是，能住進這間宿舍的都是最優秀的學生。設施很陳舊，可學生們都以能入住為榮耀。這也是每年剛入校新生和許多遊客們必來瞻仰之地。

但丁故居。位於小巷裡面的轉角處，是一幢三層的老樓，厚牆小窗，前門有一盞鐵燈，一個井台。鐵燈無光，井台有蓋。一二六五年，但丁出生在這裡，三十五歲這年，被奪權的當局驅逐離開故鄉後，又兩次缺席判他死刑。攜著十字架流亡的但丁，寫下了《神曲》等世界名著。就是這樣的名人故居，管理當局

糧，以菊為糗，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食菊之好盡在字裡行間。

南宋詩人陸游，也是一位不亞於蘇東坡的業餘烹調家。在他的詩詞中，詠嘆菜餚飲食的足有上百首，寫花饌的也不少，他在《觀蔬園》說：「荪芥可茁，芹花可羹。」「蓴生齋鉢富」、「韭生客盤新」；「惟齊天所賜，青青被陵岡。」草花、韭花、薺花都是他愛吃的花饌。他說「肉食從來意自疑」，而吃花菜倒是對身體有益。

一次，清代詩人袁枚應邀去友人家做客。席間，友人忽問袁枚有沒有吃過他親手烹製的豆腐，袁枚說沒有。不多時，友人端出一碗豆腐，紅白相間，仿如雪霽之霞，不僅色彩艷麗，且食之清嫩鮮美，餘香盈口。袁枚大喜，遂懇求友人將烹飪方法教他。友人道此菜叫「雪霞羹」，採芙蓉花、去蕊、蒂，湯焯之，同豆腐煮，融自然美色於一盤，未及學筷，已覺詩意盎然。從此，袁枚也成了地道的「食花客」。他春天製藤花餅、玉蘭餅，夏天炙蓮瓢食荷花，秋天蒸菊花栗子糕，冬天做臘梅薺菜羹……天長日久，他攝入豐富的花粉和各種維生素等養分，因此出現「八十精神勝少年」的奇跡。

清人朱彝尊《食憲鴻秘·餐芳譜》中說：「凡諸花及苗及葉及根與諸野菜佳品甚繁……製須得法，或烹或燂或炙或醃或炸不一」，書中還列舉了不少花饌的製法。

郭沫若愛吃野菜，也愛吃花，入夏以後，木槿花開，這時鍋內加好清湯，下精鹽、味精、香油，湯開後放下木槿花，味道異常鮮美。郭氏每喝此湯總讚不絕口。據說，國畫大師張大千曾與家中的廚師合製「蘭花鵝肝羹」，成為「大風堂食譜」中的名菜佳餚。

作家梁實秋喜歡專門約請餅舖為其精心製造的玫瑰花餅和紫藤花餅。文史作家鄭逸梅特別喜歡吃用南瓜花等花卉烹調的具有田園風味特色菜餚。當代作家汪曾祺在散文《泰山片石》中說到他在泰山中溪賓館餐餐有野菜吃，其中有油炸木槿花，即整朵油炸後花形不變，一朵朵開在盤裡，吃起來酥酥好玩。

水的價格

天氣確是反常，今年颱風一個緊接著另一個襲來，不知與全球暖化是否有關？肯定的是縱使我們有很多雨水，有些地方卻極為乾旱，旱災嚴重。

《華爾街日報》比較了不同國家的水價格，原來德國的水折回美元計算，每立方米的家用用水要約三美元（即差不多二十三港元），是G20國家之中最貴的。另外，曾經到過英國的人都知道，英國的市區一般都很髒（特別是倫敦），也許正因此，英國的家用食水原來在排行榜中已屬第二昂貴，水費為每立方米二點三七美元。然後水費昂貴的是法國，約每立方米兩美元。接著到澳洲、意大利、加拿大和南非，水的價格大概是一至二美元的水平。

卻原來，美國的家用用水可算是相當便宜——每立方米僅七十四美仙罷了！至於排在此「水費排行榜」榜末的有兩個國家：巴西及中國。巴西的家用用水每立方米六十五美仙，而中國的食水經《華爾街日報》折算後，為每立方米三十一美仙。

《華爾街日報》擔心，若是以用水總量除以人數，中國每個人水的用量祇是世界平均用量的四分之一。中國經濟日漸發展，但是水的價格卻如此便宜，不少國家其實都擔心中國人可能會大量浪費食水。以往到北京，大家總是互相提醒：要節約用水，還要多吃水果。若他朝的中國下一代卻不斷浪費食水、浪費這地球上最珍貴的資源，則有可能造成全球多國大乾旱，甚至有「未來學」研究員（futurists）認為，會有國家因為爭奪水源而開戰！所以世界銀行建議，未來兩年，可能是中國的最佳時機來調整水的價格，及進行一系列城市水利工程來節約用水，由於家用水的份量相對少，節約用水系統最迫切之處，應是在工業用水方面。

生死不在乎

溫哥華多次被推舉為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城市，但如果你到鄰近唐人街的所謂「溫哥華城市東端」看一看，便會有完全不同的觀感。

那幾條街上的店舖很多都停止營業，鐵將軍把門。牆壁上滿是塗鴉。流浪漢隨地坐臥，吸毒者明目張膽地打毒針，毒販在一群群的閒人中穿梭。一些衣服穿得很少的女子站立街角，分明是所謂「性工作」者，其中有些又老又瘦不似人形，肯定是吸毒者。

也有福利機構在這區派送食物，將近

天氣確是反常，今年颱風一個緊接著另一個襲來，不知與全球暖化是否有關？肯定的是縱使我們有很多雨水，有些地方卻極為乾旱，旱災嚴重。

《華爾街日報》比較了不同國家的水價格，原來德國的水折回美元計算，每立方米的家用用水要約三美元（即差不多二十三港元），是G20國家之中最貴的。另外，曾經到過英國的人都知道，英國的市區一般都很髒（特別是倫敦），也許正因此，英國的家用食水原來在排行榜中已屬第二昂貴，水費為每立方米二點三七美元。然後水費昂貴的是法國，約每立方米兩美元。接著到澳洲、意大利、加拿大和南非，水的價格大概是一至二美元的水平。

卻原來，美國的家用用水可算是相當便宜——每立方米僅七十四美仙罷了！至於排在此「水費排行榜」榜末的有兩個國家：巴西及中國。巴西的家用用水每立方米六十五美仙，而中國的食水經《華爾街日報》折算後，為每立方米三十一美仙。

《華爾街日報》擔心，若是以用水總量除以人數，中國每個人水的用量祇是世界平均用量的四分之一。中國經濟日漸發展，但是水的價格卻如此便宜，不少國家其實都擔心中國人可能會大量浪費食水。

以往到北京，大家總是互相提醒：要節約用水，還要多吃水果。若他朝的中國下一代卻不斷浪費食水、浪費這地球上最珍貴的資源，則有可能造成全球多國大乾旱，甚至有「未來學」研究員（futurists）認為，會有國家因為爭奪水源而開戰！所以世界銀行建議，未來兩年，可能是中國的最佳時機來調整水的價格，及進行一系列城市水利工程來節約用水，由於家用水的份量相對少，節約用水系統最迫切之處，應是在工業用水方面。

派送時間門前便有長長的人龍。

許多膽小的人不敢在這區經過，如果是白天，我倒不怕怕。他們有他們的世界，作為路人經過，

他們的態度是河水不犯井水。

反而開車經過這區時要特別小心，因為這是行人最不守秩序過馬路的地區。經驗要我慢慢地開，同時注意有沒有人不理燈號，不依斑馬線，不先觀望兩旁有沒有車開過來，喜歡什麼時候橫過馬路便歪歪斜斜地走出來。一副無懼死亡、生死都不在乎的態度。這並不奇怪，吸毒本來就是一種不珍惜生命的慢性自殺，過馬路又怎會緊張。緊張的反而是怕惹上麻煩的駕駛者。

黃沙戈壁上的今日雷音寺



今日雷音寺

雷音寺，早在少時讀《西遊記》時，就聞此寺大名，傳為佛祖如來講經聖壇。此神話誌怪書中提到唐僧、孫悟空師徒一行，被黃眉怪假造的金碧輝煌的小雷音寺所惑，更在妖精們所扮的如來及五百羅漢、三千揭諦等假聖前虔誠膜拜，乃至落入劫難。後經孫悟空歷盡辛苦遇折，最後請得彌勒佛前來收此黃眉怪，方解厄脫身。《西遊記》中那一段精彩的描寫，至今印象深刻。

這次筆者在遊敦煌鳴沙山前的路上，忽聽導遊相詢：想不想順路去看一看雷音寺？問後自然大悅。在與導遊趣聊中方知，最早的雷音寺建於隋唐之際，為敦煌名利，大唐的玄奘西天取經時，曾在敦煌居留一月並瞻仰了雷音寺。也許因此有此一說，後來在吳承恩所撰的《西遊記》中，便出現了妖精所假造的小雷音寺故事了。

連「但丁故居」幾個字都「不敢」鑿在牆上，祇掛了一幅巴掌大小僅能印個詩人頭像的藍色布幔。因為鑿了牆就不是當年的原貌。

外國人用最恬靜、原生態的方式對待名人故居，讓歷史在歲月流轉中沉澱，除了更讓人舒服外，也更令後人對名人們產生敬重。騰空了、改造了、重修了，遊人就無法感受到當年的生活氣息。在西方人眼中，生活是不能出售的，更不是給人窺探的。而這些名人故居要是放在中國，早成了大賣點，因賣點而炒作，因炒作而金光閃閃；房屋肯定要騰空，遊客挨個進去挨個收錢；蘋果樹一定成了搖錢樹，它會成為圖片、成為廣告、成為各種各樣的工藝紀念品，帶動多少相關產業。因為，這種情況在中國太多了，不這樣做，並不是覺得對不起那些故去的名人，而是白白浪費了這些可產生巨大旅遊經濟效應的社會資源。至於把名人故居包裝起來去賺錢，它背後的政治意義、歷史意義、文化意義、教育意義，誰還顧得上？

今日雷音寺，位於離鳴沙山五公里不到的沙漠處，茫茫沙海中有此名利，自然會令遊客紛往瞻拜。

據說雷音寺原寺衰於明代，因明朝統治者棄敦煌邊防而撤關東移，遷走不少邊民，雷音寺由此而香火冷落。清朝中葉曾一度重建。至清末後期及民國，終漸漸湮沒於沙漠之中。直至一九〇年，始由中國佛教界的諦承法師、明暘法師和真禪法師等發起及在海內外多方籌募資金，方在一年後重建今寺並於一九九一年六月開光。

我們一行甫至山門，抬頭便見由前中國佛教協會主席趙樸初題寫的雷音寺門匾燦然生光，那三個筆力蒼沉的楷體大字，似乎映出了雷音寺的千古滄桑。據說，此山門建築物乃由香港居士捐資贈造。

二進山門，迎面而笑的是一尊銅鍍金身彌勒佛坐像，奇的是匾額上所書為「笑煞洞」三字，寺僧說讀此三字便有吉祥富貴澤潤心地呢。這尊笑佛前，叩拜上香者眾，虔誠之心自可想見。

三進，即為大雄寶殿，兩側分別為觀音殿和十八羅漢堂及地藏王殿，也許是位處沙漠的原因，整個雷音寺的主殿和兩廡建築規模不大，但位於大雄寶殿前的鐘樓，居然鐘聲隆隆，十分動聽。雷音寺的梵鐘，在這方圓十里的沙漠上聽之，似更覺纏綿宏深，別有佛旨呢。

瞻雷音寺，細品各殿所懸的題匾也是不可錯失的人文享受。全寺約有各類題匾三十餘塊，所能見到的最古的兩塊，是分別鑄刻於清朝道光 and 咸豐年間的舊匾，分別是「惠澤蒼生」和「災難消除」，經一百七十多年以後的風塵侵蝕及失而復得，那二匾已呈色澤駁落、木質黯然之狀，但也更添一種蒼涼感。

大部分題匾，是後來重建此寺時掛上去的，諸如「雷音恆寬」、「佛光接引」、「神州淨土」、「慧炬長明」等，皆筆力不凡，濃墨閃耀五彩。特別是「三洲感應」和「得大自在」二匾，一為啓功所書，一為沈鵬落墨，二人皆是先後就任的中國書法家協會主席，其墨寶價值可想而知。

我們靜靜地步出山門時，耳聞正在響起的陣陣梵鐘，不由地思緒與沙漠共著茫然……